

贵州师范大学博物馆：

校园里的“山地王国”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向秋樾



贵州师范大学博物馆大厅。 向秋樾 摄

黑亮的眼睛炯炯有神，棕白相间的毛发在灯光的照耀下更显顺滑，两只大熊猫亲密紧凑在一起，一只站着，一只趴着，对目相望。颇为“戏剧性”的是，大熊猫的左邻右舍是健壮的花豹、抬头张望的华南虎、踱步悠闲的黑熊，当然，还有精怪的林麝、活泼的金丝猴、憨态的小麂等。这是贵州师范大学博物馆“见灵厅”里的奇妙呈现。除了栩栩如生森林动物，展厅里还展陈了各式各样的地下生物、鸟类、昆虫类、梵净山珍稀植物等2000余件动植物标本，以鲜活灵动的方式立体展示了贵州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让人感受生命的神奇与多元。

“见形”“见灵”“见神”“见智”，这是贵州师范大学博物馆的四大展厅，也是这里独特的审美体现。山，是贵州山地文明的筋骨，于是在“见形厅”，山与石成为无与伦比的主角。从怪石嶙峋的溶洞到秦岭古生物化石群，“见形厅”让每一个认真靠近的人得以看见贵州由海洋变成陆地的奇妙地质演化历程，浏览到贵州神奇的喀斯特地貌。

“见灵厅”自带吸引属性，丰富多样的动植物标本不用过多语言介绍，其独特的外形魅力总会让第一次参观的人发出“真的太神奇了”的惊呼。

解说人员说：“4岁的小孩进来会说‘太可爱了’，70岁的老人看了也感叹‘确实是乖’。”

“见神厅”不同于“形”与“灵”的自然属性，族群的心灵与艺术让这里充满了神秘的人文韵味。山地民居的建筑、民族服饰的精巧、戏剧与歌舞，在极具贵州特色的浓厚文化氛围的衬托下，让看展这件事变得更加深刻，更有亲切感。逛展时，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展厅里的服饰模特都是按照贵州人的外形特征定制的，他们希望这些华丽珍贵的民族服饰能够以最好的姿态展现给参观者。原来，这也是“亲切感”的来源之一。

“见智厅”则完全是新时代的“智慧产物”。展厅展出了贵州师范大学在红色文化研究与传播、喀斯特生态及环境治理研究、大数据及网络安全研究等8个领域的特色科研成果。

“贵州民族乐器厅”“贵州民族传统体育厅”“教学仪器设备厅”“师大光影”“特展厅”“时光照相馆”和“香樟印象”7个展厅组成了配套展区，民族乐器、传统体育器具、教学设备等物件，都蕴藏着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它们所具备的丰富性和知识性或许会让人们告别“始于好奇，终于颜值”的初级浏览，引导观者细心

解密、探寻和学习。

在最受喜欢的时光照相馆，我在那里邂逅了贵州师范大学成长的“时光轨迹”，照片墙就像喀斯特地貌的弯道一般布局其间，桌椅、钢琴、老教室在夕阳的晕染下，多了几缕复古味道，似乎下一秒就要“穿越”。

结合了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非遗等学科优势和研究特色进行的设计和布局，也使“贵州山地文明”这个核心主题有了极具诗意的表达，它消除了文博之旅“单一打卡”的固化思维，学科研究特色的知识多样性加固了游客和博物馆的关系，正如我所体会到的那样，“我只看到了冰山一角，还有一望无际的海洋等着我下次再访。”

作为高校博物馆，贵州师范大学博物馆不仅是学校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也期待成为引领社会公众，厚植文明根脉的载体。博物馆陈列展示科科长刘婷婷告诉我，目前学校正在努力地朝着这个目标迈进。当下，博物馆面向中小学生、青年人等不同群体，与社区、其他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各类组织开放合作，通过主题性展览、科学普及、研学旅行等多种形式，提升公众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



“见灵厅”里的小熊猫标本。向秋樾 摄



贵州师范大学的老教学设备。向秋樾 摄

“博物馆不仅是连接古今的桥，我觉得如果能够为孩子们搭建起一座走向未来的梦想之桥那也非常值得。”刘婷婷记得。7月中旬，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参加“三下乡”志愿服务活动的学生们，带来了一群从安顺平坝乡村小学来的孩子。他们的书包里装了从家里带来的矿泉水、面包，把这次逛展当做“远足旅行”，整整齐齐排队走进博物馆参观。在展厅里，当孩子们看见这些奇特的化石、精怪的生物，不禁发出惊叹、开心的情感从眼睛里流出，一些孩子小声说道，“长大想成为考古学家”。刘婷婷捕捉到了这些情绪，她感触很深，“博物馆在他们小小的心里种下了梦想的种子，未来，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继续为这些种子‘浇水助长’。”

很遗憾，我没有遇见那群可爱的孩子，但逛馆当天，偶遇了武汉大学调研小组。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也走进了这座高校里的“山地王国”，感受到了贵州鲜明的自然地理特征、民族文化特质。“多彩贵州名不虚传，美得遗世而独立。”一位调研人员赞叹说。

果然，高校里的“山地王国”独特而又多姿，既能释放“走出去”的能量，也能散发“引进来”的魅力。

为乡村留一部影像史

—— 杨安迪纪实摄影作品《梭戛故事》系列入藏贵州省博物馆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杨安迪《梭戛故事》影像作品，以小故事展现新时代乡村振兴大主题。图为捐赠仪式。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摄

7月15日，在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举行的《梭戛故事》摄影分享会暨作品捐赠仪式上，著名摄影师、贵州大学美术学院摄影教研室主任杨安迪说，有价值的作品要服务社会。

4月20日，由贵州省博物馆主办，杨元丽、杨安迪、赵相康联合策展的《梭戛故事——一个村庄的影像史》杨安迪纪实摄影展开展。

7月15日的分享会现场，杨安迪将《梭戛故事》系列近500张摄影作品捐赠给贵州省博物馆。

“该摄影展是贵州省博物馆2022年首个与社会策展人联合推出的展览，也是首次对民族影像志进行系统

化展示和征集。”谈及《梭戛故事》系列影像作品入藏一事，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认为，杨安迪用纪实影像的方式记录了箐苗社区的历史瞬间和濒临消失的人文记忆，通过这些极富艺术感的纪实影像，见物见人见精神，让观众看到了梭戛的人文历史，看到了一个贫困村变富裕的过程，看到了摄影师的坚守。

“影像资料可以作为文物收藏。”李飞表示，博物馆以收藏展示的方式，为乡村留下一部影像史，这是“文化抢救”的一种方式，既丰富了馆藏，也丰富了博物馆多元化的文化基因库，更是博物馆助力乡村振兴的

具体实践。

“让外界看到贵州的文化魅力，发掘贵州独有的民族文化价值，进而在未来的变革中引起社会关注，让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保护，这才是纪实影像最为关键的，也是作为摄影人的社会责任。”杨安迪认为，贵州摄影人手上藏有大量关注、记录社会现实的影像作品，但不论摄影如何转换，最终都要服务社会。

据悉，《梭戛故事——一个村庄的影像史》杨安迪纪实摄影展7月20日闭展后，作为贵州省博物馆交换展，将于7月27日亮相湖北明清古建筑博物馆。



万山红遍书画院画家吴东星工作室。（受访单位供图）

青年作家丰一吟：

在贵州,我闻到“山花”的芬芳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陆青剑



丰一吟。（受访单位供图）

在省级刊物发表了几篇小说，丰一吟愈加热血沸腾，写小说特别勤奋，许多优秀的稿件就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后来我到兰州大学读博士，因为要写论文的缘故，暂时专注于田野调查。”

博士毕业的 he 于2017年到贵州民族大学任教，但始终关注《山花》的他得知该杂志举办写作训练营，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要在创作上出彩，学习受训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从第一期起，就一直参加训练营培训。只有一次没参加，因为那次的训练营专门讲诗歌创作，而我没写诗歌。”

有人认为，小说是“闷着头干”的活计，但丰一吟认为，要想小说质量上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训练必不可少。参加“训练营”后，丰一吟的创作呈现出崭新姿态，作品纷纷亮相多家文学期刊。2020年，中国作家协会主编《“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9年卷》，全国有10位优秀青年作家被列入作品出版计划，丰一吟有幸在列。丰一吟对自己频频参加“山花写作训练营”有着特别的理解：“听了很多文学编辑的讲座，小说写作质量有了一个较大提升。”

到贵州工作5年，丰一吟认为他对贵州的了解有很多扇窗子还没打开。但从北方到南方、从南方到西北，最后从西北到西南，求学一圈，贵州已成栖息地。而在这个栖息地，丰一吟发现自己的人生更加闪烁出别样光彩。在贵州这几年，他喜欢到处走访调查，带着学生到基层做田野调查。“在乡野，我闻到了‘山花’的芬芳。”他说。

12次“山花写作训练营”，他参加了11次。11次当中，有10次以学员身份出现，1次担任讲课老师。丰一吟坦言，走进“山花写作训练营”已成一种习惯。

轮廓分明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睛，沉稳清晰的谈吐，还有那顶似乎一直扣在头上的太阳帽，成了丰一吟的形象标配。从赴浙江传媒学院求学，到西南大学读研究生，再到兰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最后来贵州民族大学当老师，这名山东汉子的小说出现在《花城》《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长江文艺》《山花》《作品》等刊物，有的作品被《小说选刊》转载。

丰一吟坦言他与贵州的缘分其实很深。读研究生时，他写了个短篇小说发表在《山花》。那是他的处女作，从此对《山花》莫名神往。后来他专门跑到贵阳，希望编辑对他这个文学爱好者进行指点。